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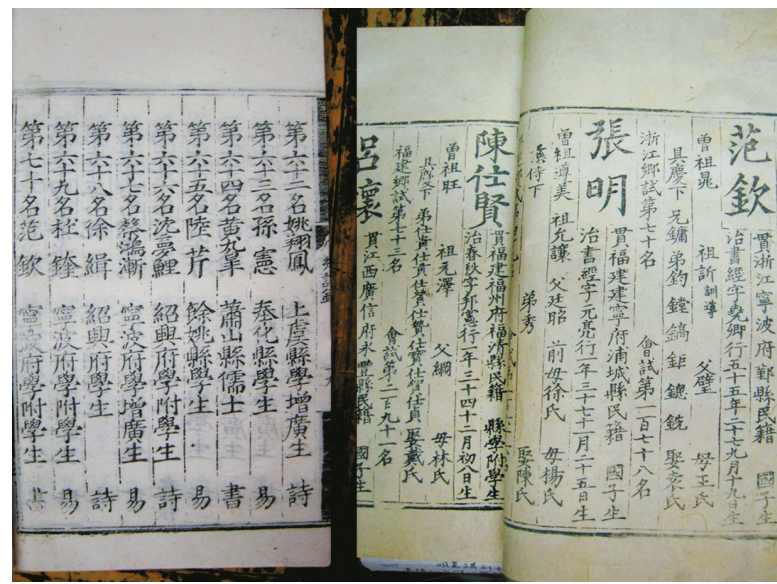
天一阁： 智者之香 藏书圣地

顾玮 吴央央

如今，到天一阁参观的游客会被告知，天一阁的定位是“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”的私家藏书楼。为什么？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饶国庆介绍，排名第一的是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，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式图书馆，建于1452年。排名第二的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图书

馆，美第奇家族在欧洲拥有强大的势力，曾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，1524年时，美第奇家族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超过1万册。天一阁“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”的地位确立于1996年，当时黄宗忠、李克西、徐良雄、李建民、李林、傅西平6位学者，对1566年以

前创立的全球私人图书馆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调研。结果发现，一共有272个图书馆，其中欧洲占98%以上，14世纪至16世纪的有205个，占75%。在亚洲，具有450年以上历史、连续发展、保持原貌原样的藏书楼，只有天一阁。也因此，天一阁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标志。



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%收藏在天一阁

主讲人名片

饶国庆，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，副研究馆员。长期从事天一阁及藏书文化研究，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》子课题。编著有《伏跗室藏书目录》《天一阁所藏徐时栋著作图录》《天一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等。



天一阁博物馆供图

天一阁的创始人是范钦(1506年-1585年)，字尧卿，号东明。范钦有两大性格，其一是刚正不阿。饶国庆说：“这决定了他的仕途。通过《范钦的宦迹图》，可以看到他为官的28年里去过哪些地方。比如，嘉靖十一年(1532年)，即他考上进士那一年，就任湖广随州知州，范钦做官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。嘉靖十五年(1536年)，范钦就任工部员外郎，重新回到京城。能够出去外放又回到京城，说明他做官的水平还是可以的。”随后，又升工部郎中，外放任袁州知府，接着到江西任九江兵备副使。看起来官职一步步往上升，但实际上离京城越来越远。他还去过广西、福建、云南、陕西、河南，然后回到江西。嘉靖三十九年

藏书楼建成后，范钦希望它能够传承久远，把防火放到了第一位。除了根据易经“天一生水”取“天一阁”为名外，其建筑也是按照易经里“天一地六”布局的，并挖了一个水池叫“天一池”。天一阁的核心宝书楼和居住区，通过防火墙、通道等有意地加以隔开，范钦的这个举动很有先见之明。

天一阁在书籍保护上也想尽办法，曝书防潮即是一种。天一阁的书橱是可以两面打开的，达到通风的效果，而且门板可以卸下来。每年6月后会晒书，书就放在卸下来的门板上。

天一阁建成时，有7万余卷藏书，为什么到民国时只剩下1.3万卷？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。民国时期史学大家陈登原写的《天一阁藏书考》是第一系统研究天一阁的专著，他指出，“天一阁的藏书劫难一共经历了三次，分别是洪杨之前、洪杨之时、洪杨之后”，“洪杨”指的是太平天国。但他的这个“三劫说”并没有被学界公认，反而是冯贞群“五劫说”影响更广。

冯贞群认为，第一劫在明清易代之际，损失较少。第二劫是修《四

(1560年)，任兵部右侍郎。

性格决定命运。当范钦在工部任员外郎的时候，得罪的第一个人是皇亲国戚郭英。郭英捏造了一些事实，把范钦扔到监狱里去了。所幸的是，没过几天郭英自己出事了，范钦就被放了出来。范钦得罪的第二个人是权臣严嵩。他出任袁州知府的时候，严嵩的儿子想把公家的房子占为己有，范钦阻止了他。严嵩当时虽然没把范钦怎么样，但梁子是结下了。随后，范钦刚直的性格又得罪了盐商，接着得罪了军方。1560年，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，之前积累

阁主性格与藏书特色

的矛盾和怨恨集中爆发了出来。南京御史王宗徐等弹劾范钦，嘉靖帝就下了旨意“回籍听勘”。所以当年10月，准备就任兵部右侍郎的范钦，半路被遣返回了宁波。

范钦的第二个性格是喜藏书。他“购海内外本，列为四部，尤善收说经诸书、先辈诗文集”，总量最多时超7万卷(约2万册)。

天一阁藏书的来源有哪些？范钦做了28年官，官做到哪里书就收到哪里。也有部分书籍源自丰坊万卷楼、范大澈卧云山房。此外天一阁也刻书，范钦一旦发现比较稀奇、有

书籍保护与书楼管理

此外还采用芸草避霉、英石吸潮的方法。芸草不是中国原产，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引入的。范钦在广东、广西一带做官的时候，发现当地人把它烘干点燃，有驱蚊效果。范钦觉得味道比较独特，就夹在书里带了回来。英石产于广东英德，范钦把英石放在宝书楼里，是为了吸潮，但英石的吸潮效果还需进一步研究。

饶国庆介绍：“对古籍影响最大的是温湿度，如果湿度超过60%，虫

就会从卵里出来。我们今天怎样保护古籍？主要是控制湿度，把湿度控制在40%-60%之间。古人没有现在的条件，只能改善房子的结构，或者借助一些外力，对书进行保护。”2010年新库房造好以后，天一阁的藏书全部迁入恒温恒湿的库房。

除了书籍保护外，范家还有自己特别的书楼管理制度。范钦的儿子范大冲常年跟在父亲身边，天一阁的很多刻书是由他主持完成的，他比

书楼之劫与海纳百川

库全书》的时候。进呈上去的书有643种，原来是答应要归还天一阁的，最后被四库馆的人陆续分掉了，仅有3种书回到了天一阁，还是通过民间途径买回来的。这次进呈古籍，使天一阁的荣誉达到顶峰，但同时也是天一阁藏书比较大的一次。第三劫在鸦片战争之际，有千余卷散佚。第四劫是太平天国时期。太平

天国军队进驻宁波，盗贼乘乱破墙入阁，潜运藏书，天一阁宋版书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散佚的。最后一劫在民国时候，无良书商小偷进入天一阁，范家当时管理不是特别周全，被偷走了1000多部古籍。天一阁遭此“五劫”，所剩古籍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。

如今，天一阁能够再续辉煌，是靠

价值的书，就刻印出来，这些书有20多种，陆续分发给好友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是卖出去的，流传于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。清代一个藏书家把范钦所刻的书，称作“范氏奇书”。

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抄书。古代抄书之风很盛，范钦与明代文史学家、“后七子”领袖之一的王世贞有书籍互抄之约。

天一阁的藏书特色是什么？近现代版本目录学重要人物赵万里概括为：“天一阁之所以伟大，在于保存了有明一代的直接史料。天一阁的藏书注重实用，除明抄本外，以明代地方志、科举录、政书及文集为主要收藏。”

可见，天一阁藏书特色有四：其一是明代地方志。有271种，其

较能够理解父亲的用心。所以分家时，面对藏书楼和万两白银，他选择了前者。范大冲接手藏书楼后，定下了“书不出阁，代不分书”的规矩。

范家的书楼管理制度，从范钦、范大冲起，就一直处于完善中。制度第一条是“烟酒切忌登楼”，第二条是“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，罚不与祭三次”。饶国庆说：“据统计，范家进宝书楼的钥匙分掌在五六个后代族人手里，要拿到藏书，必须把范家后人几方全部聚在一起。”如果“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，罚不与祭一年。”“擅将书借出者，罚不与祭三年；因而典尊者，永逐不与祭。”这

其他藏家及后裔陆续的捐赠，“海纳百川”发展起来的。“据统计，天一阁现有藏书约16万册，其中善本古籍5000部3万册8万卷，碑帖5000种2万卷，其他书画5000种。”饶国庆介绍。

最早向天一阁捐赠且有记录的，是民国时期两位王氏后人向天一阁捐赠了《西清王氏族谱》。1957年，又有镇海人张季言向天一阁捐赠古籍530部14390册63981卷。1962年，伏跗室捐赠3750种古籍，计10万卷。之后，又有杨容林(清防阁)的579部5842册15312卷古

籍和孙翔彪(蜗寄庐)的909部4138册13881卷古籍入藏天一阁。另一位藏书家朱赞卿先生向天一阁共捐赠8903部古籍，计53399册17万卷，占目前天一阁藏书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天一阁的善本，有一半出自他的捐赠，可谓贡献巨大。

饶国庆总结说：“天一阁是中国藏书文化的杰出代表，收藏和传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、藏书文化的因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。”

(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。此为线上讲座。)

此『弓』非彼『弓』

桑金伟 文/摄

慈溪沧田原有两个自然村，分别叫“三十弓村”和“廿四弓村”，它们因村东畝的土地东西宽三十弓和廿四弓而得名。

这类“弓字号”地名在慈溪的原高王、新界、潮塘、沧田等乡较多，在那一带，“弓”成了地名的后缀，形成了别有趣味的“数字+弓”取名格式。“弓”前面的数字有“七”“十二”“廿四”“三十”“六十”等，其中“三十弓”的地名出现的频次相对较高。这种地名虽无地域特色，却有着独特的历史痕迹。

此“弓”非彼“弓”。这些年，我着力寻找与弓相关之人事，费力不少，收获甚微。弓实在是太冷门了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在“弓”字的义项下，倒收列得十分明了：作为名词，它是“丈量地亩的器具，用木头制成，形状略像弓，两端的距离是5尺。也叫步弓。”作为量词，它是“旧时丈量地亩的计算单位，1弓等于5尺。”

我第一次见到弓，是支农期间的1971年，那时匆匆赶路，见农民正用弓量地。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如今到处寻找却无缘再见。问询人们时总以为是弓箭的“弓”。去年末，熟人相告：在慈溪白沙街道“写志办公室”里挂着一张弓。我终于见到了弓的实样。

弓的结构很简单——两条腿和一根手柄。两条腿的间隔就是1弓；手柄转动使弓的两条腿一前一后地“走起来”进行丈量。弓的操作简单，与圆规等分线段的做法相同。因此有些地方称其为“步规”，在山东有的地方又叫“又尺”，也有叫“五尺杆子”的。其实“五尺杆子”丈量时是横卧地上的，每量一杆必须在地上做记号。

而弓的脚底有铁钉，丈量时只消把脚钉浅插入地即可，不必做记号。因此将弓称作“五尺杆子”是不确切的。

弓起源于何时，不得而知。据载，弓的发明与“步”有关，在弓发明前，人们用“步”来量地。人的两足开步的间距为1步，这1步就成了1弓的长度，所以弓也叫步弓。“五尺为步，步二百四十为亩，亩百为顷”，这在《明史(志第五十三)食货一》已写明了。因1弓为5尺，2弓合10尺即1丈，故弓又称作“丈弓”。

我在博物馆里见过一本《顺治六年丈量地亩红册》，该红册登记翔实，是难得的清早期官方地亩文献。它记载了村上几百户主各占地之数量：如“七甲韩三用 长壹佰步 阔捌步 积捌佰步 地叁亩叁分叁厘叁毫 至贾良孝”(注释：七甲，地块号；韩三用，户名；积是长与阔之乘积，实应为“平方步”，毛即毫；与另一户贾良孝接壤)。

当时感到疑惑的是：清时，弓应已普及，为何仍用“步”计量土地？也许此“步”正是1弓的代称？更有惑者：如1弓为1步，这个“步”是不是太大了？更何况古人比今人矮小。有人认为，古文里，迈出1足为“跬”，迈出2足才是1步。这1步其实就是2个正步。一般来说，成人日常走路，大概1步是60厘米；若按部队军训步伐，1步是75厘米，2步则是150厘米，这就接近“五尺为步”了。

无论在古代的“地亩红册”里，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上，最终记载的地亩单位均为“亩、分、厘、毫、丝、忽、微”，其中“丝、忽、微”比较少见。

也有计算得很详细的，如1919年的《余姚六仓志》“卷九、丁册”中，详载：“南自周塘，北至

利济塘，东起阳场，西至礼三灶，计地二千二百七十九亩二分三厘三毫三丝三忽，除现输粮地一千六百零八亩三分二厘八毫八丝八忽八微……乾隆元年报升垦地二百二十九亩九分七厘六毫一忽，九年报升垦地四百五十九亩九分四毫四丝九忽六微。”真是丝毫不忽。

弓常作为长度计算单位，在《余姚六仓志》中多处出现，如“《胡幽轩轩录本》本志荡图：南至周塘八弓六，北至利济塘八弓八……”这里还出现了不足1弓的小数。

由于弓不作为最终记载的地亩单位，故丈量后要吧弓转换成亩，即用“240平方步(弓)=1亩”来换算。应该指出，丈量时，步的误差比弓更大。据载，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位发明了“丈量步车”，它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一种丈量工具，有人誉此“为世界第一卷尺”。“丈量步车”是程大位为适应全国实行“一条鞭法”大规模清丈土地之需、摒弃步与弓误差大等弊端而发明的。

令人疑惑的是，既然明代已有方便准确的“丈量步车”，为什么清代还在用“步”；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中仍广泛使用弓。带着此疑问我请教多人。回答一致：“丈量步车”闻所未闻。

旧时操弓丈量者称“步弓手”，也称作“丈人”。丈量土地是件大事，因此“丈人”首先要办公道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后来女婿把岳父尊称为“丈人”，就是源出于此。

在寻弓过程中，我结识了两位



“步弓手”潘根苗正在用弓丈量地亩

“丈人”：1939年出生的陈克华，家住慈溪宗汉街道二塘头村，是退休教师，热心于地方文化写作；1938年出生的潘根苗，家住慈溪白沙街道潘余村，是村老年协会会长，熟知乡情。他俩年轻时都做过“地中人”，都是“步弓手”。

据他们介绍，除了政府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土地丈量外，“步弓手”们平时出手的机会也很多，如土地的买卖、出租、调换和抵押，分家时土地的分割，用土地嫁女儿等。毕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。

潘根苗回忆，“土改”期间，他们村上的地，丈量、分配就用了半年时间，还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。陈克华对我说，经他手丈量的土地不下5000亩。

很多地方的弓分为“五尺弓”和“四尺八寸弓”两种。前者量得的地称“实地”，后者量得的地称“虚地”。买卖土地等一般是“实

地”，出租、嫁女的多为“虚地”。早年农村田地形状不一，几乎没有端端正正的地块，不同地块只得采用不同量法。正如我们在平面几何中求面积时，需要用添加辅助线方法将不规则的图形划分成矩形、三角形、梯形等规则图形，分别计算再求和。这就需要“步弓手”的经验、技能和认真公正的态度。过去在丈量时经常会“十量九不同”，丈量时也会产生“逃弓”的状况，主要是遇上干结土地等，致使弓的脚钉溜动，这也容易造成误差。

弓只不过是丈量地亩时用的长度单位，而最终需要的是面积单位市亩，这就需要换算。当年换算时用算盘，而且常用多位数除法运算，计算很繁杂。后来创立了“飞归法”，提高了运算速度，减少了差错。

如今，人们采用地亩计量仪器，丈量变得方便而准确了。



一张弓，一面算盘，是当年量地不可缺少的工具